



## 一村青绿沐福怀

□ 叶子清

虎年来到，人们都在吸福气、觅福迹、找福字、走福村、寻福运，享受一番“福运福气开福门”的乐趣。早春二月，难得一个艳阳日子，几位好友携手大春，驱车前往春意盎然的溪潭镇双峰村，寻找大家心目中的福地。

双峰村依山傍水，风景优美，人杰地灵。村不算大，只有272户、1339人，但却几乎为冯姓，偶有叶、陈、林几家族人。宋末元初，双峰村冯氏先祖爬山涉水，从福建上杭县迁徙而至，繁衍定居。双峰人爱好读书，遵循奉行诗书传家，那冯氏祠堂、廉溪石刻，处处展现着古人文墨风采，诗书遗迹。难怪她是远近闻名的博士村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涌现出11名博士。

双峰村，不知因何命名，但棠江庠生薛宗煊赞其：“雍容穆穆，家诗书而户弦诵，土卓茂而农力穑，应叹瓞衍瓜绵，人文炳蔚。”双峰村，春天不缺百花，夏天不缺浓荫，秋天不缺诗情，冬天不缺画意。千花万树拿阳光当针，拿道路做线，将村庄绣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山水画，绣出了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幸福感。

山村的春天，由潺潺流水、穆阳溪畔的樟树飘香牵头。微风吹拂，踏入掩映在树木葱茏中的福安市桦新艺术馆，造型优美、惟妙惟肖的根雕艺术品，琳琅满目，顿时令人目不暇接，使您不免心情震撼，仿佛进入根雕仙境，且不说其树木品种珍

稀，单论其雄伟壮观、形态逼真，就使您画眼睛笔直，不愿移步；拾阶而上三楼，置身于品种齐全的民俗大厅，则又让您心情回荡，仿佛走进农耕之家，回味当年的农耕情景，人人对根雕艺术大师孙少华赞不绝口：“您就是有眼光，办了一件大家想办、却没办成的好事。”期间，恰好碰上省电视台记者回访孙少华，采访他从何时萌发开办民俗博物馆的设想……

行走于溪畔林荫树下，古樟、花梨木沿溪矗立，一棵挨着一棵，随着年轮抽枝发叶，让人在绿色海洋中随波荡漾。伫立山峰俯瞰而望，双峰桥横跨廉溪，潺潺穆水从村前缓缓向南而流，青山绿水之中，彰显着迷人的春色。一抹春光，瞬间擦亮了人们的眼睛。

时近中午11时30分许，好友突然发问：“这里不是有‘福’迹，何不来个福建‘福’见，虎年觅‘福’，享受一番‘福’字乐趣。”顿时，大家精神抖擞，按照乡贤提示，不顾额头冒汗，沿溪溯源而上，但见绿竹丛丛，曲径连连。行约15分钟，果然不虚此行，远远就见一块高大的红“福”石刻，耸立于廉溪河畔、村道路旁，格外夺目鲜艳；而与之相伴的岩壁红“寿”石刻，当然不甘示弱，两字相映成辉，字幅高达一至两米。身临其境，真有一番福气连绵，福运亨通，腾云垂钓，“鸢飞鱼跃”之感。

乡愁是一杯水，乡愁是一份情。镂刻

于溪畔上的“福、寿”二字，她不但是人类文明独特的语言符号和象征，更寄托着人民最为朴实的美好心愿，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！”人们祈望乡村振兴，祈望美好生活，祈盼青山绿水就是金山福水。

双峰，初看村名与水无缘，村后“其山皆石，其形如狮”。然而，碧绿穆水却与之紧紧相随，虽然她名不见经传，但她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，记载着日月生辉、星移斗转，凝聚着蓬勃生气，不逊大江大河的气势和盛景，时代的画卷铭记着：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在此垂钓溪鱼；双峰桥一架变通途；曾经双峰中学书声悦耳，全省道德模范叶仰希见义勇为事迹在八闽传颂……

一切美好，皆有源头，双峰村的绿也是一样。目之所及全是铺天盖地的绿。在双峰，人与自然形成了默契，一次次种绿，一次次管绿，一次次护绿，双峰人是绿的最大功臣，也是绿的最大受益人。难怪先贤冯登峻赋诗赞道：“老树凌霄高垂拱，虬枝劲干覆山垄。旷野千章翠以青，枚举难详各嘉种。春夏之交洽浓荫，高低一派俨长林。何日不兴遨游志，何人不惬意大心。好鸟频飞若知趣，将子成群齐相赴。穿花蔽叶坞深深，宿止几为忘朝暮。卉草蕃滋岂无方，畅茂总不及吾乡。”长居于此，有青山绿水花树相伴，您难道不倾心吗！

都言虎年寻福，福建‘福’见，您不妨也来一次吸福气、觅福迹、找福字、走福村、沐福怀之行。

## 梦中的穆阳水蜜桃

□ 黄曙光

你从云端走来  
清泉左右相伴  
白云山的日出  
照亮你红彤彤的脸  
幸福与甜美  
是你初开的情窦  
在蜜蜂的嗡嗡声中  
散发着少女的清香  
我是多情  
贪婪的觅食者  
梦中都能闻到你的体香  
你垂涎欲滴的姿态  
让诗情汹涌澎湃  
久违的果香  
不断变幻  
你婷婷玉立的模样  
我无法压抑  
心动的欲望  
渴望亲吻你的芳香  
让你的甜蜜  
带着我  
梦回花果飘香的家乡



## 咏桃花

□ 刘茂金

三月荡和风，桃花遍地红。  
灼灼争香艳，游人览画中。

## 龙井坑赞(外一首)

□ 叶开明

水韵声声叠重，凤翔龙啸迹无踪。  
蓝桥娑影千人乞，潭水斜阳半处空。  
幽径水潺难数数，古榕春至舞千从。  
欲寻童叟言情语，流水莺啼桃李同。

## 李花争春

桃李争春闹出头，千枝万朵蕊含苞。  
清香妩媚迷人秀，洁白无瑕惹客眸。  
花滴露珠莹透雪，蕊侵蝶舞姿羞。  
迎新送往骚人笔，处世欢心独自悠。

## 赋紫花

□ 王锦华

淡淡紫花默默开，田田一片似莓苔。  
甚花询问园中客，萝卜无根观赏栽。



朋友约我去郊游，她说临近有个廉岭村，是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至今保存着讲畲语、盘畲歌、吃乌饭、包菅粽、舂糍粑等传统畲族风俗。每年正月十五、二月二、三月三，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这里，观看他们载歌载舞。尤其是村里有家农家乐，煮的家常菜原汁原味，很多人慕名而去，若不提前预约，就会没位子。

廉岭村虽离我家不远，早就闻其名，但却因无机会，所以一直未去成。今天既然朋友相约，就去一睹风采，顺便品尝农家乐的味道。车行到山脚，开始徒步前行。一条宽阔水泥路往山上延伸，四周村落掩映在山峦翠中，影影绰绰。梯田从山脚一直盘旋至山顶，层层叠叠，高低错落。一畦畦菜田，蔬菜青翠欲滴；一片片果园，红彤彤的橘子挂满枝头。田野里农夫忙碌的身影，处处点染着丰收的景象。

我们沿着水泥路往坡上行走，一路上往来车辆和跑步锻炼的人群川流不息，各种景物相互交映，充满着浓浓的乡村气息。山脚相距廉岭村2.6公里，途经福田、凤头、七斗村。我们顺路到这些村逛逛，村中有很多纯天然的农产品，朋友经常郊游，轻车熟路。她说附近的村落，几乎去过，并且每次郊游回来，车里总是塞满农产品。

不远处的村口，堆满着一筐筐蔬菜，几个人正忙碌着把蔬菜往卡车上搬。我走过去，只见一位老伯精神矍铄，黝黑的脸膛布满汗珠。我问老伯：“种这么多的菜，身体吃得消吗？”老伯笑着说：“干

了一辈子的农活，没什么吃不消的。”村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哥，还年长他几岁哩，一个季节就种了8000棵花菜，棵棵卖相好，足足赚了两万多。

我与老伯拉起家常，老伯回忆说：“过去公路不通，一条狭窄小路高低不平，如果阴雨连绵，路上更是坑坑洼洼，要是上山砍根毛竹，或挑菜到城里卖，来回都要大半天。可是地里的菜不等人，过了时令，只能烂在地里。现在可不同，菜贩每

心。”

阿姆满脸笑容地说：“老爷爷是她的公公，已经95岁了。厨房炒菜的是她儿子和儿媳妇。前几年从外面打工回来，就在家里开饭馆，家里嘛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不在乎生意的盈亏，图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。两个孙子在城里读书，老爷子喜欢热闹，早早吃了饭，就在门口边坐着，客人来了忒高兴。总嘱咐我们青菜自家种的，下锅足点。”

当我问店里没雇帮工，会忙乎的过来？这时，阿姆的儿媳从厨房木窗口探出身来，接着我的话茬：“早就想雇个帮工来宰鹅，母亲就是不肯。为了让客人能吃到原生态的田园时蔬，她自己种菜，上山采畲药，亲自炖畲药鹅汤。许多客人都奔着母亲的清炖鹅汤来得。”阿姆听到儿媳妇的赞扬，蛮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说：“都是家里活，能忙过来就不用雇人，你们不是给我工资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家都笑出声来。

端上来的果然都是时蔬和山上的野菜之类，对于在海边长大的我，这些天然的菜果特别地爽口。炖畲药的鹅汤，确实别有一番风味，我瞄了一眼其它的餐桌，大盆里的鹅肉都被吃得干干净净。

离开之时，我深情地回望一眼廉岭村，如今畲族同胞深受汉族的同化，无论语言还是服装，与汉族已经看不出什么区别。但是，一到他们的传统节日，则会穿上传统盛装，唱起畲歌，尽情展示畲族风情。

我已心中决定，到时一定要再来廉岭村，领略他们的风采！



天来收购，我们只管种好菜；收成时微信联系，菜贩的车就上来了，过完称，就完事了。”刚好菜贩已装好蔬菜，走了过来问老伯：“是微信，还是支付宝收款？”老伯从兜里翻出两张二维码，噗哧地笑出声音……

行至岔路口，左边去日宅村，直走不远便到廉岭村。村委楼前100米，便是朋友预订就餐的“旺福”农家乐。这是一栋土木结构、一进式两厢房的老房屋，经过主人精心修葺，让人倍感温馨。因为客人都是提前预约，所以很准时，大厅和厢房几桌客人已在用餐。后厅天井下，一位正在洗碗的阿姆，看见我热情地招呼：“回家吃饭了。”我说：“门口边坐着的老爷爷也和您说着一样的热忱话，听了很暖